

四
本

5755/6125-1a

v.4

明宗不以位為樂。綱目於其得國無幾。詞即位數年。善多可絕。五季之君若明宗之賢者。抑寥寥矣。

潞王奪位登天下

却說明宗既崩。平章事馮道秉政。迎立明宗之子從厚於奉天。號閔帝。大赦。改元為應順元年。英明宗於微陵時。潞王從珂知從厚即位。遂舉兵反於鳳翔。兵勢甚銳。人莫敢當。唐主遣兵討之。唐兵莫敢與敵。望風而降。潞王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長驅至洛陽。開門出奔。未幾。數月。潞王即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甚得眾心。朝廷用事者每忌之。初從珂鎮鳳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移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河去了。至是從珂上表請將佐康誠等皆來投降。及入洛陽。宰相馮道帥百官相迎。遂即帝位。稱號廢帝。改元清泰。此時閔帝奔於衛州。廢帝遣王繼齊送鴆酒。閔帝覺而不飲。王密使將士縊死閔帝。當日廢帝與眾臣商議備禦之策。馮道奏曰。三關重地。夷人出入之所。必須得人把守。方保無虞。廢帝曰。朕封石敬瑭為大軍諸衛副使。與桑維翰劉智遠柴研趙崇。帶領五萬人馬。前去把守。却說石敬瑭本是西夷。為挹難之子。隸於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常脫明宗於危急之中。因有異相。於是明宗以女永宣公主嫁之。當日敬瑭領旨。送入木樨宮。與公主辭別。次日隨帶人馬。送上三關把守。去訖。却說廢帝上宮。張皇后乃勾欄之女。明宗長興年間。廢帝為潞王時。游於柳巷。見此女。雖落風塵。美而且賢。可以奉箕帚。遂納之。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清泰三年元旦之日。廢帝大會文武於庭。朝賀已畢。賜羣臣宴罷。回宮。永宣公主至帝前賀壽。酒罷。公主奏曰。今皇上接統御極福。布八荒。百姓謳歌。士民樂業。惟臣妾久留木樨宮。不得與石駙馬相見。望皇兄重念同胞之情。放妾歸晉陽。與駙馬一面。此隆恩也。言罷。滿眼流淚。帝因酒醉。乃曰。在此宮中有甚虧。你只思歸晉陽。欲與石郎同謀作反耶。公主泣奏曰。妾豈有此心。石駙馬亦非反臣。帝佯笑曰。朕戲言耳。賢妹可往朝陽宮。見你嫂嫂。以盡人臣之禮。公主領諾。原來公主素輕張后。出身微賤。當日領旨無奈。只得進宮。宮人報知果然。

張后又侍至尊平尊大乃伴為不知無人迎接公主立於宮前半日不見動靜忿然發怒闖門而入見張后端坐不動公主正色責之曰汝乃何等人出身致如此無禮失了國家禮體吾立了半日既無宮娥來接進得宮來復又端坐不動是何禮也張后曰汝出言不遜合得甚罪以家法論之吾嫂也汝姑也以國法論之吾皇后也汝臣也入而不拜自失其禮尚敢責人失禮乎公主曰我乃明宗皇帝之女當今皇上之妹玉葉金枝汝是一介烟花之妓以君后壓我國姑乎若非吾夫把守三關嚴緊使外夷不敢侵犯吾兄安得坐享太平汝亦安得為皇后乎張氏曰汝不聞古人云一歲為君百歲奴汝夫雖有汗馬之勞受朝廷重祿即朝廷之奴隸汝雖皇妹亦宮中使喚之人焉敢在此誇口公主聽罷大怒即挺金笏向前欲打張后張后忙陪笑臉喜氣相迎徐謂公主曰望國妹暫息雷霆之怒念賤妾小可之輩見識又遠凡事望國姑容恕前言持戲之耳公主於是擲笏在地怒氣稍息天色已晚二人各自退回却說廢帝遠宮一班宮娥皆來迎接宮內侍宴酒至數巡只見張后泣而訴曰念妾身乃烟花之女蒙陛下不卻使賤妾得侍巾櫛一旦位居正宮兢兢業業不敢行非禮之事滿朝文武稱得賢助不想皇姑今日領旨朝賀不行君臣之禮反出不遜之言穢罵百端又欲持笏打妾賤妾固不足惜毀及至尊豈人臣之禮乎廢帝曰朕妹自幼曾習經史從來知禮安有此悖逆之事乎張后曰陛下不信現有宮人在此為証不是妾陪笑臉被金笏所擊即其如此欺妾一事即欺陛下也要知廢帝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詳

卓喜子評

洛王從珂本王氏為明宗養子蓋至是而國姓盡變方其人當許賞軍士百緡及至洛府庫愕然乃以民間財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眾况拭閔帝罪惡深重而又促敬塘之亂欲不焚延得乎

石敬瑭反下三關

當日廢帝被張后花言巧語倭奏一遍心中大怒便遣宮娥去宣公主到來不由分訴即時送入冷宮監禁一月受了無限苦楚不在話下却說公主因禁在冷宮中悲啼自訴飲食俱廢形容憔悴只有一宮娥原是馮丞相侍女名李玉英在冷宮中伏侍見公主憂愁以好言寬解公主道我夫石駙馬鎮守河東怎知我受此磨折若有人傳此消息與他知道統領人馬到長安將這賤人碎屍萬段方雪此恨道罷忽見一雙燕子飛到梁間公主遂吟一詩云

夫君難見面

忽覩雙飛燕

飛燕識人情

來此深宮院

誰知一種愁

縷結淒涼怨

傳將過寨人

管取狼烟現

公主吟畢李玉英將此詩抄寫傳送馮丞相丞相一見大驚曰這幾日主上未曾設朝那知有此事分付宮人見公主拜上待駕設朝之日奏准迎還勿用憂煎回話去了不題次日廢帝陞殿時當上元佳節大會羣臣夜宴共議治平之事見西北方一顆星其大如斗從天飛過東南流光燦爛又有一星正照東南其色煌煌如欲墜地廢帝大驚急問眾羣臣宰相馮道奏曰臣前者算今年正星正在洛陽不利於國又見太白經天星過午不散請陛下謹防之廢帝慌問其故馮道曰永宣公主乃陛下之妹也只因小節陛下不審虛實却忘了金枝玉葉即使監禁冷宮受盡苦楚今駙馬石敬瑭把守三關雄兵猛將極多若知此事領兵前來報仇誰人可敵今日此星正應在此人身上為禍不小請陛下詳之廢帝曰何以解之馮道曰此事極易萬無一失陛下即將公主發放稱言前日之故皆因酒失仍賜金帛待以至親之情雖懷忿恨安能加害陛下此安社稷之計也廢帝曰卿所奏誠金石之論也當日廢帝悉從馮道之議公主遂得發放歸至木樨宮中暗思主上信此賤婦之言疎恩絕義使我冷宮受苦今雖見放此恨怎消誰肯往三關報知駙馬引兵來京報仇吾之願也言未盡只見小卒應聲出曰吾奉命也願往三關報與駙馬公主曰但恐反誤事奉命曰吾自有計以報恨公主不必置

慮於是公主即修血書一封付與秦涉秦涉領書結束上馬運到河東三關之下未敢擅入轅門但見
兵雄馬壯石駙馬正坐中軍左邊列四十三員出征勇將右邊列三十六員參贊官倚帳前戈戟森森階下
三軍齊整本官頭頂束髮紫金冠身穿大紅綉鸞袍腰繫金鑲白玉帶脚穿粉底朝靴正是威風凜凜果然
相如堂堂有詩為証

沙陀頓產棟梁材

紫氣紅光映玉臺

龍虎謀臣塔下列

貔貅戰士帳前排

三封詔敕分南省

兩鎮聲名重九垓

接授唐王為帝子

晉王兵馬逼將來

當日石敬瑭正升帳中與桑維翰劉智遠趙瑩柴研敬將同守三關操練人馬號令嚴肅眾將士在關上議事
忽報秦涉自都下來敬瑭召入問之涉答云公主因元旦朝賀被張后疎慢一人面毆一番不意張后陰獻讒
言主上大怒將公主監禁冷宮後得馮丞相奏過方纔得免特命小卒奉書馳報請將軍察之懷中取出書呈
上敬瑭接了折開視之却是指血書大驚念其書云

妾李氏公主言達夫君石駙馬將軍麾下受從適配寔為萬幸一旦分離憂愁併積雖宮中高梁輕煖難禁
情有相思適令正月值皇兄壽誕稱觴已罷奏歸晉陽以諧琴瑟不意皇兄頗生變疑恐妾回晉陽與夫君
謀其不允所奏發歸冷宮中張后之讒惑皇兄將妾幽禁冷宮四十餘日飲食俱廢更欲置妾於死地幸
得丞相馮道力救方免其禍妾今度日如年每遇窮愁夜雨哀草淒風但有凝望眼穿腸斷壁燈半滅淚盡
眼枯血書到此早作良圖倘若來遲則妾為陽臺不歸之雲也歸歧淒斷不知所往妾李氏再拜

敬瑭看罷公主來書頓足大怒曰昏君賤婦敢如此無禮誓必殺之以雪吾恨汝且迴避待吾商議起兵秦涉
自去營中安歇敬瑭與劉智遠議曰公主無辜受苦此仇如何可報智遠曰明公久得士卒之心今據形勝之
地士馬精強若與兵傳檄帝業可成豈可坐視而忍乎敬瑭曰汝言深合吾意但恐謀事不成反招禍害桑

維翰曰主上即位之初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三關河東令明公把守此乃天
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况公乃明宗之愛婿也且上過情見待此非首
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平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以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之
意遂決即令桑維翰寫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如事成之日割盧龍之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劉智遠曰稱臣可盡以禮事之父太過厚以金帛賄之便足以致其兵不許以土地今契丹引兵相助得暫解
目下之急恐他日又為中國之患悔無及矣敬瑭終不肯從先儒讀史至此有詩曰

中國須教中國治

盧龍豈可屬夷人

尺一只因輕約誓

諸州從此入沉淪

却將禮樂冠裳地

貨作株林鳩舌倫

讀史至今遺悵恨

令人切齒怒庸臣

却說使臣齎表至契丹契丹主見表大喜即遣慕容治為元帥領兵五萬前來相助當日敬瑭與眾商議令我
約會起兵其勢甚大報仇必矣倘廢帝探知先將公主害了如何是好趙瑩曰且宜按兵勿動先遣一人密地
前去將公主取出宮中離了帝京方好行事桑維翰曰吾帳下一人堪行此事敬瑭曰此人是誰維翰曰此人
少負不羈長而有勇身長八尺乃趙州人也姓宇文名漢敬瑭乃大喜曰吾聞此人之名久矣得彼前去大遂
吾心即修書一紙封好便遣宇文漢前去漢領軍令星夜馳奔東京入木樨宮來見公主侍妾報曰三關有
使來見公主喚入細問其故漢告曰某乃小卒宇文漢是也駙馬欲報公主冷宮之恨起軍兵十萬離了三關
殺奔洛城恐公主遭難差早先來報知早為脫身之計今晚結束便好上馬遲則誤事今有密書呈上公主折
開視之書云

拙夫駙馬石敬瑭致書於公主賢妻知道即日兵臨潼關外指日便到長安城誠恐不利於公主不敢遠進
遣宇文漢報知連作脫身離了長安各隨後領兵前來迎接到營然後舉事方保萬全善觀方便伏乞裁處

公主覽畢果有此事。你且暫退。我自道理。宇文煥故意催促一番而去。公主入見宮人韓月娥。暗暗垂淚。月娥曰：公主何故煩惱？公主曰：念我在冷宮受苦之時，無計得脫。望空許下觀音醮一壇，得至本宮。即便酬還。今已脫難，未了此願，使吾鬱鬱不已。月娥曰：休得瞞我。我已知道了。宇文煥報你駙馬反下三關，欲取你去。故此。此意公主驚曰：汝既知其事，吾安敢瞞？實無奇計離此。因此煩惱。月娥曰：我有一計離此，不難。公主請問其計。月娥曰：明早你當殿苦奏，願出宮。吾同公主前去。便是。公主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洩漏。二人商議已定。公主便喚宇文煥分付云：你先出城於官道邊等候。吾推還願與宮人月娥同行。宇文煥曰：公主自宜仔細。勿誤主帥之計。次日廢帝陞殿，眾官拜賀。已奉永宣公主伏於闕下奏言：只為元旦朝賀與皇嫂相爭，拜覲之禮觸怒龍顏，致被監禁，冷宮受苦。當時暗念無計可脫，對天曾許觀音醮一壇，已蒙聖恩赦出。理宜賽還。望陛下以慈悲為本，念兄妹之情，賜小妹往金蓮觀酬還。此願。小妹之幸也。廢帝許之。公主拜謝出朝。隨即上了彩車。一班宮人侍女跟走出城。與宇文煥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洛陽，趨程而去。有詩為誣。

一兄一妹不相容，聽信讒言道不通。不是石郎藥關外，戈矛原自起深宮。

當日文武皆散。比及報道公主與宮娥逃去之時，已是三日。廢帝聽得走了公主，慌集眾文武商議。馮道曰：此寔三關有人來暗通消息，既已接去，公主早晚必生禍亂。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卓音子評

廢帝既委敬塘以三關重任，豈因小節而禁永宣公主於冷宮。其禍不起關外，寔舉自宮中矣。

廢帝遣將追公主

却說廢帝聽得馮道所奏，遂大驚慌，便差梁剛伍亮選五百精壯人馬，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拿回。二將領命去了。廢帝忿怒轉加深恨。公主差人書報三關。康武曰：陛下雖有冲天之怒，臣料梁剛伍亮必追公主不來。公主

自幼曾習武藝，嚴毅剛正。眾皆懼之。他既然有心上三關，那追趕將士若見公主，定然不敢下手。廢帝大怒，掣所佩劍，喚慕容遷來，宏晦聽令。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公主頭來。達令皆斬之。二人隨後點一千馬軍趕來。却說公主加鞭縱轡，催趨而行。來到嘉界口，望見背後塵頭起處，眾軍報道追兵至矣。宇文煥慌問公主曰：追兵已至，如之奈何？公主曰：眾軍先行，吾當斷後。於是塵眾人推車直出，捲其車幃，自喝梁剛伍亮曰：汝二人欲造反耶？梁伍二將慌忙下馬，盡棄軍器，俯伏車前。訴曰：安敢造反？為奉主上勅旨，領兵請公主還宮。公主怒曰：汝二匹夫果欲造反，朝廷不曾虧負於汝。石駙馬是我大夫，把守三關。我已奏過主上，還願已畢。許我上三關見夫。又不是私奔，你兩個於山僻去處，引着軍馬追至，意欲劫我財物耶？梁剛伍亮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公主息怒，不干小將之事。乃是朝廷之命。公主叱曰：朝廷殺得你，我是殺不得。你把二將千匹夫萬匹夫罵不住口。喝令推車前進。二人自思我等本是臣下之臣，如何敢抗公主言語？只得把軍士喝開，放他過去。纔去不上五六里，只見背後慕容遷朱宏昭趕到。梁剛伍亮把却纔言都說了一遍。慕容遷朱宏昭二將曰：你放差了我二人奉朝廷旨意，特來追他。四將合兵一處趕來。却說纔脫得此難，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又起。軍馬紛紛趕來。宇文煥又告公主曰：後面追兵復來，如之奈何？公主曰：眾人先行，我自當任後路。於是五百騎縱馬先行。宇文煥上馬立於車前。四將追至，見了公主，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公主曰：汝二人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上教旨，特來請公主還宮。公主正色罵曰：都是你這樣匹夫奸謀。我兄妹不睦，我已奏過主上，完願尋夫。又不是私奔，今日誰敢阻擋？你四人倚仗兵威，特來中途害我乎？正話間，只見一聲砲响，由林內一隊生力軍殺出。陣前當首一員大將，北平人也，姓趙名瑩。四將見有準備，回馬便走。趙瑩領兵趕來，殺得唐兵大敗四散奔走。原來唐兵破石敬瑭預先埋伏趙瑩一枝軍馬，在此接應。一擊而散，傷折甚多。趙瑩收兵護着公主與宮娥車馬齊上三關去訖。却說石敬瑭接見永宣公主，夫婦不勝喜。當日便命趙瑩為先鋒，劉智遠為副將，反下三關。大軍依

期而進又有契丹主差將慕容紹引兵相助於是水陸並進聲勢浩大前軍已至陝界潼關下張雄與韓虎正
坐報河東三關石敬瑭索戰張雄與韓虎面議退敵之策韓虎說我去見他一陣遂披挂上馬領兵出關問來
將何人敬瑭曰吾乃東河節度使鎮守三關兼天下兵馬大元帥石敬瑭也發兵要上長安伐無道昏君下馬
歸順免汝一死韓虎大怒拍馬挺鎗直刺比及三合被石敬瑭一鎗刺於馬下而死砍軍一半眾將乘勢殺上
潼關張雄聽韓虎失守尋一匹馬快跑上長安進朝陽殿望駕叩頭奏曰三關反了石敬瑭人馬已到長安韓
虎戰死搶了潼關大軍隨後已到長安帝聞奏大驚問左右文武官曰敬瑭反入長安何以退之諸將皆默然
忽一少年將軍突然而出曰臣願領兵活擒敬瑭眾聞之大驚此人非別乃高思繼之子行周也發帝乃曰奈
爾年幼必得一人副之方可前往忽又有一將進曰臣願同破石敬瑭眾視之乃紹陵人也姓郝名守敬發帝
大喜即點兵五萬命二將出師就拜高行周為行兵總管郝守敬為副總管即日進兵探馬回報敬瑭之兵前
隊已到武陵下寨行周亦催兵趕到武陵前後分作二寨當日諸將問石敬瑭曰唐朝遣高行周郝守敬為將
扎住武陵界口請主將發兵拒敵敬瑭怒曰量此乳臭孩子豈能為將與我交戰趙瑩曰既廢帝命孩子為將
某請擒之敬瑭曰汝可用心為我擒來趙瑩拜辭欲行劉智遠曰既趙先鋒要去出陣小將亦願同行敬瑭許
之二將即日領兵前進不題却說高行周探知敬瑭之兵至近遂拔二寨之兵齊起列於武陵山下敬瑭之兵
出馬漫山塞野金鼓喧天兩陣對圓高行周曰郝守敬並副將李超出馬立於陣前遙望對陣中擁出一隊紅
旗於中兩員主將銀盔銀甲駿馬紅袍左邊趙瑩持開山月斧右邊劉智遠手挺安漢刀兩匹馬左右馳驅智
遠揚聲大罵曰高行周逆豎子死限臨期安敢拒敵天兵耶行周亦罵曰量汝敬瑭乃例奴輩你不過一披
馬賊夫如何擅敢反下三關加兵於此自送其死耶智遠大怒躍馬輪刀直取行周挺鎗來迎行周二戰上
五十餘合不分勝負趙瑩持槍躍馬便來攻打行周敗走趙劉二將殺入唐兵陣中敬瑭與柴硯驅兵掩擊郝

守敬發馬當先揮刀來迎正遇敬瑭未及一合被敬瑭刺於馬下李超見刺死守敬忿怒愈加躍馬來迎又逢
敬瑭鎗挑落馬當日敬瑭在陣往來衝敵如入無人之境敬瑭軍馬大至殺得唐兵死者無算此時高行周失
了二將勢孤力窮當荒逃去却說趙劉二將請敬瑭商議云如今高行周兵敗將亡可行虛切寨則唐兵銳氣
盡挫不敢復來拒敵矣智遠曰高行周雖然折了許多兵將南軍其眾請侯明日用計行之次日高行周又引
軍與智遠交戰戰上百餘合智遠詐敗行周後面趕來被智遠用拖刀計斬之石敬瑭鞭稍一指大勢人馬一
齊掩殺各路埋伏軍馬同時殺進各要爭功無不以一當百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且看後回如何分解
卓吾子評

高行周少年性氣未及深通略固且其中智遠之計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卷之六

契丹遣兵助敬瑭

此時史建唐正在營中養病聽得敬瑭軍馬大至且殺傷許多名將急披挂上馬時正遇一隊番兵湧至為首
大將乃契丹主伽羅陀怎生打扮但見

金盔雉尾紫纓鳳翅雙分彩鳳冠甲掛龍鱗金鎖白袍披紅艷艷紅袍帶更紫縷細綉帶虎筋勒打虎筋
繚戰靴靴踏描金靴銷金鋪上綉金銷赤髮髮邊生赤鬚黃毛毛內長黃毛怪眼圓睜睜怪眼眉如鉄線鉄
眉毛古怪中間真古怪蹊蹊蹊裡面更蹊蹊

使一把疾熱鉄骨刀臂懸雕弓一張腰插鵬翎箭一袋背後皆是北番重馬披髮跣足各使大刀一口建唐見
番兵勢大不敢交鋒拍馬而走被伽羅陀一箭射中其項帶箭夜奔黑沙場箭瘡迸裂而死後人有詩贊云

五代英雄史建唐

曾經一箭破梁王

循環天運合歸晉

可惜將軍帶箭亡

此時石敬瑭得契丹之兵大獲全勝唐兵潰亂各自逃生契丹主引兵歸虎北口扎了營寨敬瑭得唐朝降兵數千餘人劉智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禮畢敬瑭曰多感大人兵馬相助無恩可報契丹主曰當日相助共成大事矣敬瑭拜別回營次日傳令與智遠催軍直抵洛陽城下週迴四繞水泄不通滿城軍民心寒胆裂並無一人出敵日夜驚惶號哭震天廢帝聚文武商議馮道曰陛下當初輕信張娘娘之言生此禍端令公主已轉回營去了朝中那個是敬瑭敵手為今之計莫若求和重賜金帛高陞厚爵方解此禍陛下言未盡石敬瑭兵到城下索戰當駕官來奏帝甚慌張只得依馮道之言差吏部尚書李安祥奏救書一道金銀各十車彩緞十車出城來到石敬瑭營外伺候報石敬瑭朝廷差官來敬瑭令人見李安祥行禮罷敬瑭命坐安祥起身徐徐曰主上聞驃馬兵到差下官齋教一道封明公河東一派地方官爵勞軍金帛二十車求與明公議和免動干戈以安生靈石敬瑭曰皇上不念骨肉之情囚禁公主聽信張后之言如要吾休兵自馬獻出張后明正其罪即允其和如其不然殺進城中寸草不留李安祥聽罷再不敢開言即辭了石敬瑭帶原物回城入朝見帝將石敬瑭言語奏知帝失色對文武商議曰石郎不肯退兵此事如何言未盡閃出一人向前叩首奏曰臣願領兵出馬一遭生擒石敬瑭不知此人是誰帝視之乃國舅張龍帝曰若擒得石郎卿就兼其職鎮守河東賜卿御林軍十萬名將二員李俊常繼忠卿惟用心張龍披挂上馬領兵出城布開陣勢石敬瑭匹馬當先喝曰來將何人張龍答曰吾乃國舅張龍是也石郎早下馬受死免污吾刀敬瑭大怒拈鎗就刺張龍急架北及三合張龍力怯撥馬而走敬瑭趕上後心一鎗落馬身亡李俊常繼忠各拈兵器來戰未及展手突

出劉智遠一刀砍李俊於馬下常繼忠措手不及被石敬瑭伸出猿臂捉過馬來砍軍大半回營升帳叫刀斧手押將常繼忠斬首轅門號令傳令三軍火急攻城城下鼓聲如雷喊殺連天傳報朝廷帝慌問國舅見陣如何當駕官奏道張龍領二將出陣俱被敬瑭殺死折軍大半今敬瑭人馬攻城甚急要討張娘娘帝聞報慌張失措此時馮道稱病不起帝問誰能出戰敬瑭者加官倍祿兩班文武低頭不語帝無計哭回後宮見張后說朕因一時不明囚禁公主生出此禍今日國舅出戰已被石郎殺死攻城甚急要討愛卿此事怎了張后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妾有一計可成大功長安城郭堅固一時破不進陛下明日領文武登城面見石郎與他說妾生一公主纔三日待停過七日獻來與你我這裡一面密遣使臣在都郡求急令他起兵來救國難量大唐天下豈無一人仗義勤王者乎延至越日待各郡兵集陛下親帥人馬出城裡應外合與決一戰石郎可擒矣帝悅曰愛卿此計甚妙次日帝同文武到東門城頂敵樓上令呼石敬瑭說話敬瑭正督將士攻城聞帝宣召領兵到東門城下立地仰見帝在敵樓問道石駙馬朕未曾負卿卿如何相逼之甚敬瑭奏道臣亦不敢負陛下只獻出張后以正國法臣即退兵帝曰皇后近日分娩一公主未滿七日卿既只要張后以息干戈權且將人馬退去四十里屯紮待過七日即獻與卿任卿發落石敬瑭曰陛下既許七日之後獻出張后臣即退兵四十里外紮營不提廢帝見石敬瑭人馬退去暗喜石郎中我張后之計與文武回朝帝退入宮見張后說知石郎退兵之事張后笑曰事不宜遲陛下作速頒敕於各處告急帝即寫下數十道告急草敕差官齋赴各郡去說不題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公主雖抗禮於后廢帝不宜聽章臺婦之讒言以致後禍及齋金玉割土地求和於臣下情亦可矜張后退兵之計其奇恐終不免國破身亡

桑維翰獻策取城

却說石敬瑭安營升帳與眾將士議論此事軍師桑維翰向前道此乃緩兵之計延住我軍待救兵到裡應外合來攻駙馬不可不限防劉智遠道張后分娩三日只問公主在宮中豈不知曾有孕否詭詐可辨矣敬瑭曰

此言有理即請公主問其虛實公主笑道那賤人自來不曾懷孕今言新產此詐計也石敬瑭亦笑曰果不出二人之所料乃令公主回後帳領兵復來攻城桑維翰曰攻城急則城中死守反難成功不如將計就計長安可得敬瑭曰軍師有何妙計維翰曰城中有故人舒必達現居排衙使之職小官修書一封密令人送去與他討回書裡應外合必成其功敬瑭大喜叫維翰修書一封差的當人運送入城到舒必達處投遞必達將書折開看其書云

鄉故人桑維翰端肅書奉賢契舒大人座下一別丰采又隔數年不才居召駙馬幕下極蒙擢用言聽計從情如父子今舉兵入朝肅清妖孽劍戟凌空飲馬長河則乾刀磨巨石則缺以斯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視長安取在旦夕自宮殿應居眼前誠恐兵入城關玉石不分我念故人起此時正乃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何不棄無德就有德早獻城門以圖後計石駙馬感公高誼必願官重爵與國同休豈不美哉若待我軍成功雖欲從之無由矣伏乞裁斷早作定奪

舒必達看書畢即修下回書付差人帶回營中呈與敬瑭折開看云鄉兄翰示弟捧誦之自不覺心神馳於兄幕笑矧此時主上沉酒酒色上下離心人無鬥志趁今夜未備而攻之弟整兵東門以伺只此回知伏乞台照不宣

石敬瑭看書畢與眾將商議進兵整點火炬天色將晚大軍離營接到城下已近二更敬瑭先差人打探城中動靜回報東門內隱隱火起言未畢又報東門城已開了敬瑭聽報當先殺入只見舒必達立在門邊伺候引釐關人馬一擁進來喊殺連天火炬照耀如同白日四下官兵聞知河東人馬入城各奔逃生走了敬瑭下令不許傷害百姓只擒昏君與張后來獻的重封官職眾軍聞令一齊殺入宮中却說廢帝與張后正在宮飲酒聽得外面喊聲問今夜如何怎得喧鬧左右報曰我主尚在此飲酒石敬瑭兵已殺入城各宮都走了今殺

入長朝殿我主快走廢帝聽罷驚得口呆目如大叫愛卿我顧你不得了大唐天下想是石郎的即傳國將整縛在身上走至武樓中叫內官蒼頭放起火來一霎時火勢張天烈燄騰空可憐一國天子竟焚死至武樓中同時宮娥彩女被燒殺死者不計其數天色微明石敬瑭叫投滅宮中之火登長朝殿坐下問駕何在劉智遠說帝駕見我兵入城走上玄武樓自焚死了臣在火爐中拾得傳國璽來獻石敬瑭大悅曰不想頭功被你建了又問張后走那里去了宮官捉得張后來了敬瑭叫人拿入跪於階下敬瑭見張后生得絕色自付欲留在後宮以充己用遂叫張后你因何起妬心譖害公主囚禁冷宮今日拿在此間有何理說張后滿眼帶淚道非妾敢忘公主是公主自作皇上旨意囚禁他乞駙馬救妾之死放歸原籍不願居宮中也石敬瑭未決到有留戀之意殿前閃過劉智遠曰明公因這人舉兵入朝親冒矢石軍士勞苦方得長安皇上亦因他身死烈火之中今若尚留此人久後為禍不淺速正其罪以明國典石敬瑭尚自不忍捨棄桑維翰不待出令叫刀斧手押去殺場不移時斬首回報後人有詩為証

立娼為后敗綱常 姑嫂相成惹禍殃 敗國亡家皆家子 古今垂鑑細思量

卓喜子評

舒必達責國求禁引敬瑭長驅入禁廢帝尚在宮中飲酒石郎兵馬殺聲震地回顧一無忠良而遇國難耶放火烧宮自投煨燼誠為天鑒實哉聞帝之報乎張后容貌傾城晉帝不忍加害智遠維翰執政斬除可謂輔弼得人矣

石敬瑭長安即位

却說敬瑭見殺了張后回嗔作喜曰殺得好公主來到敬瑭接入問公主出宮有何事說公主道妾當初冷宮之時多得李王英扶持故今日得與駙馬聚首皆此人之功乞駙馬當報其恩石敬瑭即令宮中尋訪李王英

來賜他珠冠出入與公主同享富貴不題次日石敬瑭集舊時文武在長朝殿商議欲訪唐室子孫迎來接位舒必達厲聲曰大唐已無後矣天運當屬明公今日就理國事何必更訪迎他人敬瑭再三推讓不肯自立契丹主謂敬瑭曰吾不憚三千里遠來相助幸喜仇家已滅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汝豈若何敬瑭曰皆賴大王之力愧甚無德敢當此大位契丹主曰不必謙辭吾意已定請將共勸敬瑭不能辭於是契丹主親作冊書命敬瑭即皇帝位國號大晉改元元福自解衣冠授之當日敬瑭寫立合同文字先刻幽州吳承禮順新為儒武靈襄朔尉十六州付與契丹主以為報酬之禮仍許歲納錦幣三十萬正契丹主受了文字遂帶人馬自歸本國不題却說敬瑭既送契丹回國自稱號曰高祖皇帝朝例法制皆遵明宗舊典封趙瑒為翰林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院事劉智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永宣公主為皇后其餘文臣武將各各論功陞賞時藩鎮多有未服皆懷憂懼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百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桑維翰勸晉王推誠棄怨以撫藩鎮果辭厚禮以事契丹訓練兵卒以修武備勸課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薄稅以豐貨財晉王大嘉嘉納其言時天福二年二月洛陽城中軍情告急信州刺史謝天然表稱王延政稱帝於閩之建州國號大殷置宮立妃反背朝廷與兵侵犯邊界動擾南方當時晉王命誰出師且聽下回分解

晉兵智困王延政

知說王審知乃光州固始人王潮之弟也唐昭宗時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封為閩王審知立延翰為嗣延翰驕恣滅兄弟被審知養子延稟職之而立其弟延鈞更名曰璘璘又被其臣李做所弑而立福王景為帝未及數月景又為叔曦所弑曦既立驕淫苛虐建州刺史王延政數以書諫之於是兄弟積仇猜忌治兵相攻互相勝負閩粵之間暴骨盈野曦立方二十一年指揮使朱文進謀殺之而自立閩人共討殺文進傳自建州至

是延政乃自稱帝國號曰殷有平章事潘承佑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蕩滅天理一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遷徙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將攻臨江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民資財通逃者被刑七也征果菜魚米利八也即位未嘗與鄰通德九也宮室無度荒淫酒色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去承祐官爵參軍雷友金諫曰晉以重爵加封七公又令鎮守邊隅不徵錢糧何若反背深為不忠加之劉智遠善能用兵威振華夏當初唐兵尤自懼之況主公乎延政大怒將友金推出斬之乃令大將荀琳盧滔為先鋒起八閩馬軍共得十五萬於路放火劫掠晉王聞之即宣劉智遠至洛陽商議起兵此時劉智遠在長安星夜赴洛陽面奏晉王曰遠嘗將軍遠朝別無他事今王延政負義謀反不可不誅智遠奏曰臣部下馬步軍五萬足可破王延政矣智遠舉兵研為正先鋒石燧為副先鋒晉王遠送出城大隊馬南行只見旌旗掩日金鼓喧天殺奔建州而來却說探馬飛報王延政延政乃略有懼色即差人求救於吳越越王先差董銓為先鋒周麟副之引本部軍二萬五千前來迎敵晉軍中兵研出馬五里小卒報入建州王延政親自引軍一萬人馬出陣延政曰誰敢出馬與我戰只見部下將姓姚名崇聲而出前來晉營前搦戰劉智遠在帳聽知王延政會合起兵而乘決大陣乃聚眾將商議張會進曰越兵拔王延政者定圖利也智遠曰此言甚善遂喚副將陳燧李援引兩軍去葉坊埋伏却令柴研石燧盡伏精兵為後應先撥一萬弱兵令偏將田芳提領前去誘敵陣後多載牛馬鎗重及賞軍之物四面聚集當日王延政在軍中姚崇在左董銓在右三軍更不打話田芳軍馬皆弱抵敵不住望風便走三路掩殺晉兵大亂放起號炮陳燧李援引得兩軍齊出隨後柴研石燧大率精兵飛奔而來勢如山倒劉智遠隨後亦引兵殺至王延政大敗奔入建州城劉智遠令軍士四面圍定併力攻打此時越兵退於劍潭普兵屯於建邑張會曰今延政雖敗城

內軍士屯住不出更有越兵屯住劍潭為犄角之勢若四面攻打太急賊必開城死戰矣越兵若來內外夾攻吾軍必不獲利不如只攻三面容南門與賊出走而走而擊之可全勝矣智遠曰真妙算也於是命柴研撤退南門之兵只攻東西北三門各築低土城示為久計却說晉兵攻圍日久建州城中糧盡人皆相食眾欲殺王延政延政驚慌即使其相謝南敵城投降謝南來到晉營智遠問汝來欲何為也謝南告曰請將軍權退兵三十里若臣當自縛而降智遠大怒曰反賊敢輕吾叱左右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者發回見王延政延政見斬了謝南心中大驚與文武共議出奔是夜二更帶百騎開南城而走只見稍無兵士延政心中暗喜行不到五更山頭上一聲砲响當先一軍擺開中軍劉智遠左柴研右石煨大喝反賊休走王延政見有理伏落慌回馬後面喊聲又起左有陳燧右有李援更兼田芳軍馬四面圍定王延政下馬受縛晉兵盡已入城誅殺延政宗黨七十餘人於是出榜安民令眾官分地把守犒賞三軍八閩悉平將延政細赴洛陽面見晉王赦之封延政為羽林將軍奉命聽調後又賞犒三軍不題却說流星探馬飛報邊關告急不知何處兵馬入寇且聽下回分解

卓喜子評

八閩君位子君弒奪至王延政自尊稱帝居傲悖逆被智遠出師一鼓而擒東南一隅得有寧宇

劉智遠奉命出師

晉高祖皇帝天福三年鎮州安重榮結連并州鐵籠山強賊孫飛虎作反搶掠附近居民聚兵二十餘萬要來寇長表各處有本到來告急帝一日設朝文武奏知此事汪太史亦奏毛頭星橫於紫微垣正應鎮州分野舉干戈之兆乞陛下調將誅除若是遲緩必有犯關之禍帝問誰人可以領兵征討此賊言未盡武班中閃過劉智遠向前奏曰臣雖不才願前去領兵征討帝准奏就如封劉智遠為鎮南節度使總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

智遠領旨出朝次日陞帳點兵手下有二員大將一員姓史名弘肇鄭州滎澤人生得濃眉大眼聲似洪鐘使一把大刀重七十餘斤有萬夫不當之勇一員姓郭名威荊州堯山人身長九尺膀闊一圍幼年令人項下刺着雀兒人皆稱為郭雀兒使一根鐵銅矛上陣如飛智遠見一人英雄可為心腹之將當下點兵有二十萬副將四十員一聲砲响大勢軍馬出長安望鎮州進發數日行到金井關智遠傳令禁下三个大營左營史弘肇右營郭一自居中營却說守關將一名戴禮幽州人一名黃文寶各使一把大刀人不敢近乃是孫飛虎戰將飛虎見二人英雄令他把守頭關小軍報到晉王遣大將劉智遠領兵已到戴禮商議曰晉兵來此不要與他關城嚴設險固難攻我與你多設插木砲石打將去黃文寶曰晉兵遠來疲困營寨尚未堅固待小將殺他一陣戴禮阻擋不住文寶領兵冲下關來擺開陣勢晉陣中史弘肇一馬當先大喝曰來將何人報名好取首級文寶曰吾乃守關大將黃文寶史弘肇聽了姓名舉刀便砍文寶急架相迎戰不兩合文寶刀法漸漸亂了抵敵不住撥馬便走史弘肇趕上逼開刀輕舒猿臂將文寶擒過來攬担馬上跑回本營來見智遠叩頭道小將捉得賊將黃文寶在此智遠叫將他解上來問他肯降麼文寶道元帥留我殘生情願投降為帳前一个小卒智遠饒了文寶收為裨將不題却說文寶敗兵走上關報道文寶被晉兵拿去了戴禮曰文寶不聽吾言自取其禍傳令關上多設砲石弩箭山僻處砍伐樹木塞斷小路再差人往鎮州求救兵相助不提却說智遠仍令史弘肇帥兵攻關關上砲石弩箭飛蝗下來人不敢近打傷人馬回報智遠智遠叫文寶商議道此關還有別路通得鎮州麼文寶說只有二條路近北山可通鎮州鐵籠山只恐將樹木塞斷不能前進智遠問文寶何計可得此關文寶曰守關將戴禮頗有機謀若只是攻關一年也過不得除非用詐降之計裏應外合方能成功智遠曰我意欲你行此計如何文寶道元帥不殺之恩小將往見戴禮說他今夜來劫營元帥務理伏兵馬接應取關戴禮即披挂上馬引原降步兵二千餘人逕奔上關看他此計可成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彗星犯於紫微垣分野在鎮州正應強寇侵犯劉智遠雄師出即擒黃文寶救其死而為裨將文寶安得不弛謀盡忠報効

黃文寶賺關殺戴禮

却說黃文寶設計隨引人馬行至關下已是黃昏時候大叫開關軍人在敵樓上認得是黃文寶報知戴禮禮道夜間難認真假且莫開關又報文寶走脫晉營有機密事說戴禮乃自引眾人來關上看果是文寶戴禮令人開關放入黃文寶進帳中見戴禮羞愧道不聽公之言被他拿去權時順降欲乘便燒營未得機會令聽得長安報來晉王病重要召回劉智遠面議國事晉營得此消息人各收拾準備起程不甚隄防被我偷得一匹馬脫身而回趁晉兵歸心已亂人無鬥志今夜我與兄統領軍馬劫他營寨必成其功戴禮道只恐是晉人之計文寶曰小弟親聽得此消息有何計哉我步兵先行兄急隨後救應戴禮依其計即時拔寨起身劫營却說劉智遠令史弘肇領兵五千埋伏關下等他兵一出即乘勢殺入奪關此便是你頭功史弘肇說文寶初降未知心腹元帥自須斟酌智遠道只依我軍令自有分曉史弘肇不悅引兵去了智遠傳令自軍將四下埋伏聽候火砲一起四下殺進只留空營等待且說黃文寶引兵先行戴禮隨後亦到時將三更文寶道晉兵下三個營寨我劫左營見劫右營殺到中營取齊戴禮道兄弟所見有理你可先殺進文寶匹馬當先大叫一聲劫營殺進去戴禮也殺入右營見空營自思莫非晉兵去後復殺到中營不見文寶戴禮却令人去探回報文寶不知那里去了戴禮大驚曰關中奸賊之計矣急令催兵回關忽晉營內火砲震天光照山川四面八方晉兵蜂擁而來戴禮不敢戀戰殺開一條血路走到關下關上火把齊點一將大叫戴禮如何不降取關者乃史弘肇也戴禮見了不敢早走勒馬奔西路殺去前遇着郭威阻住兩馬相交比手三合被郭威一刀截死馬下

其眾盡降郭威收兵到金井關取齊天色已明智遠領大軍入關安民郭威史弘肇各獻功畢史弘肇問曰元帥如何知文寶此計可成其功智遠曰文寶初降之時我觀其材貌是个好漢故釋之委為將以安其心金井關原是他守必熟知地勢吾故問他求計彼獻此計出乎本心使他人如何進關惟文寶可成此功用之而無疑吾不負文寶文寶盡負我乎今得此關勝用數萬人馬之力矣史弘肇曰拜服元帥深謀遠識我等皆不及也智遠傳令進兵一聲砲响大軍離了金井關行了數日望鐵籠山不遠智遠下令安營却說鐵籠山孫飛虎把守部下有四員副將一名蕭龍使一桿方天戟一名蕭鯨用一把大刀至親兄弟澤州人也原來綠林中出身孫飛虎招來相助又二名一名曾傑一名劉真皆鄆州人曾傑有智謀劉真通武藝安重榮表二人為押衙將差來與孫飛虎同守此山險要之地嚴加把守不題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得黃文寶一人之力不費張弓隻箭之勞金井關亦唾手而得真智遠有先見之謀歟

孫飛虎拒守鐵籠山

却說孫飛虎鎮守北山又得四將同心協助這山原名鐵籠山只有東北兩條路東路當中通鎮州北路得去通洋州四將皆是高山團圍似座連城一般若有五六百人山頂守住任有十萬餘人馬攻擊不得孫飛虎正坐帳中小軍來報晉兵到飛虎與眾將商曰目前金井關戴禮差人鎮州討救兵令救兵未去金井關已失大勢人馬又來到此鎮州以我兩處為咽喉之地一處不保此處如何抵敵曾傑向前道將軍依小將計只要守不要戰我聽得劉智遠部下二將一人史弘肇一人郭威皆有千軍之勇若與他廝殺必難取勝我這裡有十年糧草數萬精兵只須嚴守把住路口多設鹿竹砲架以防攻擊他大軍遠來糧草難勾支應不消一月必思回軍乘他困餓而去我出精兵襲之決無不勝言未盡閃過蕭龍向前道曾兄如何這等怯弱今晉兵臨境百

姓隋惶起其營寨未定正與他一戰殺退敵軍以保百姓方顯英雄末將兄弟出馬一遭生擒史弘肇郭威來
獻孫飛虎撥與他兵一萬蕭龍蕭鯨二將披挂上馬耀武揚威領兵出陣眾軍發喊巡哨軍卒報入中軍却說
劉二去立在帳中報有人索戰智遠問誰去迎敵帳前閃過郭威道小將願往智遠撥與他兵二萬郭威披挂
綽矛上馬跑出陣前見有兩員將官怎生打扮有詩為証

對對紅旂開翠袍

爭飛戰馬轉山腰

日烘旂幟青龍現

風擺旌旗朱雀搖

二隊精兵誇勇猛

兩員強將逞英豪

蕭龍左下方天戟

右手蕭鯨偃月刀

蕭龍一馬當先問來何名郭威曰吾是晉元帥劉智遠部下大將郭威問爾何人蕭龍曰吾是總兵帳下牙
將蕭龍蕭鯨舞戟便刺郭威用矛刺死蕭龍蕭鯨趕來報仇被郭威一簡亦打中腦蓋而死敗兵走回報於孫
飛虎蕭家兄弟被郭威殺了飛虎大驚傳令緊守隘口不出智遠無計悶悶不悅郭威勸其安營圍困之却說
安重榮聽得智遠過了金井關如坐針氈牙將張孟孫劉納降董珂向前曰末將有一計可成其功契丹主手
下有一个宰臣名阿思恭大王可修書一封遣人將金寶送與他見契丹主說願納貢只要令人入晉與晉主
說調回劉智遠軍馬再結契丹主叫他相助入長安奪取晉朝天下安重榮然其策即遣張雄李勇遠
赴大遼見阿思恭道知阿思恭得了金寶次日見契丹主將安重榮事奏知契丹主遣使齎詔入朝只要晉
主調回劉智遠人馬晉主問羣臣此事如何桑維翰奏曰既契丹主有詔書來陛下要當依允景延廣曰不可
鎮州作反出師以正其罪近日捷報功在垂成今若調回將前功盡棄致後來之禍陛下且把詔書停下尚書
李松亦勸調回兵馬晉王正遣使命前往邊鎮不想延廣先差人去見智遠不要回兵智遠得知正與眾將計
議忽報朝廷差使命齎詔旨來召班師計議收兵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智遠之兵威勢如破竹孫飛虎安重榮聞風束手計窮力竭求援於契丹委曲全身景延廣拒使之不從寇
反叛者難免巢破伏誅

史弘肇活捉孫飛虎

智遠接得詔書心中不悅進退兩難正在疑惑不決史弘肇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功在垂成而詔班師他
日之禍自今日始矣兵貴神速只管進兵平復鎮州班師而回隨朝廷發落智遠傳令進兵史弘肇手執團牌
登山先砍死十餘人郭威從後一躍上城史弘肇捉了孫飛虎郭威一箭射死劉真曾傑正走被晉兵砍為肉
泥放火燒了營寨智遠叫刀斧手斬了孫飛虎號令大軍來到鎮州安重榮嚇得魂不附體與眾商議再差人
結納契丹主來相助一邊令張仲達出馬與史弘肇交手數合被史弘肇一刀揮作兩段大軍圍了四門攻打
報安重榮張仲達被殺死人馬困了城池安重榮半晌無語董琦說明日主公親臨陣末將願為先鋒張仲德
回府尋思無計自盡去處免被晉人所辱遂入後園投於綠荷池中而死安重榮領兵將出城報知智遠智遠
出陣大罵反賊下馬受死舉安漢刀就砍有安重榮副將周虎舉槍急架又被智遠斬於馬下安重榮便走智
遠冲入北陣郭威遇着董琦一矛刺死安重榮走入城中不出智遠一連困了四十餘日時乃六月城中無水
多有思獻城者牙將胡行見城中乾暴與眾商議寫書拴於箭頭上射入晉營通信息裡應外合取城智遠得
書即傳令眾軍接應三更時分胡行引眾開了水城門放起火炬大叫晉兵入城史弘肇先殺入城中安重榮
驚惶匿在民家躲避天明智遠入城安民胡行請罪智遠說你有獻城之功免了前罪民家獻出安重榮智遠
令囚起解回長安次日智遠撥將守鎮州傳令班師回到長安朝見晉王奏知平服鎮州晉王大悅旨下斬訖
安重榮將首級函封差使送去見契丹主封智遠為邠州太原府節度使便往鎮守太原去了却說契丹主見
送安重榮首級來大怒曰石郎為天子從何得來即發使回見石郎說吾有帶甲一十餘萬若再如此違我言

語即統兵來中原。他氏為君。使命嗒嗒。回長安。將契丹主之言。奏知晉王。晉王不悅。退入宮中。憂煩成疾。大臣桑維翰等入宮中問安。晉王流涕曰。不濟事矣。坐臥不安。夜見強魂來宮中索命。病勢沉痾。漸危。篤。差使捧詔宣智遠還朝。天福七年。劉智遠班師。還到洛陽。入宮朝見晉王。晉王曰。朕忍死以待卿。今日得舒吾遺恨矣。智遠曰。臣在建州得手。詔聞陛下龍體有恙。恨不能插翅飛至陛下。省視陛下。晉王宣齊王重貴。并皇后張氏。宰相馮道。及景延廣等。齊至御榻之前。晉王曰。朕太子重睿年幼。不堪掌社稷之重任。今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以安人民。幸有皇姪重貴。可居此位。願汝眾卿以伊尹周公之心為心。俟重睿稍長。傳位與之。誠宗廟生靈之大幸。亦吾家之大幸也。言訖。喚齊王近前。復指劉智遠曰。汝眾臣為証。此位當還重睿。重睿負朕心。智遠流涕。眾皆傷感。晉王口不能言。須臾而崩。時天福七年正月。上旬也。壽五十一歲。在位七年。史臣讚曰。

晉高祖以唐朝棘鸞之親。地尊勢重。迫于猜疑。請兵契丹。賂以州邑。而取人之國。以中國之君。而屈身夷狄。玩好珍異。旁午道路。小不如意。可責繼之。當時朝野莫不痛心。而晉高祖事之。殊無報色。夫以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且不為。况附夷狄以伐中國。又從而取之者乎。綱目書晉主尊號於契丹。契丹加晉主尊號。所以著中國事。夷狄首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賤故塘也甚矣。

逸狂有詩責晉之君臣云

智短才疎石敬瑭
屈膝稱臣甘恥辱
請封割地壞綱常

結連北虜願何厚
奸臣阿附桑維翰

反下三關罪莫當
十二年來盡滅亡

卓吾子評
晉主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骨肉未寒乃違顧命其視瞬息為何如

立齊王重貴為帝

是日晉主卒於正殿。馮道景延廣二人輔政。即立齊王重貴為帝。改元開運。太子重睿養在深宮。自立新君後。主曰。王為高祖皇帝尊張氏為皇太后。葬高祖於顯陵。此時劉智遠出鎮晉陽。却說晉高祖初即位。乃契丹所立。事之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與眾商議云。今高祖晏駕。告哀契丹。不復稱臣。眾皆然之。契丹主聞此。大怒。未及數月。延廣又因番使去。幾得說明。歸報契丹言。先帝是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新君乃中國所立。與我國無與。是宜為鄰。稱外足矣。如若發怒。准滿斯戰。更有十萬橫磨刀劍。以待桑維翰。屢諫。遂辭以謝我國。每為景延廣所阻。於是契丹聞此消息。即點三軍渡河。入寇契丹。曰。所慮者劉智遠。現屯兵鎮守太原。恐出兵斷吾之後。別遣御弟偉士為元帥。李得杜。為先鋒。領兵五萬。先攻太原。自領大將趙延壽。楊光遠。統兵十五萬。望長安進發。却說偉士人馬到太原下營。與智遠聽知。郭威進曰。此必契丹主與兵入朝。恐我遠截其後。故先來攻太原。末將戰陣一遭。郭威披挂上馬。出營與樊彪交戰。被郭威用矛刺死。殺軍大半。敗卒回營報信。去樊彪被郭威刺死。偉士大驚。李得叩頭道。小將願往擒賊。隨出馬陣前搦戰。智遠聽得。令史弘肇見陣。郭威引一枝兵從西路去。抄出遼帥總營放火。李得與史弘肇交馬。一合被弘肇一刀劈落馬下。遼兵大敗。奔歸營寨。只見營內放火。偉士匹馬逃生。郭威領兵從營後殺出。偉士慌張。被郭威一矛刺死。遼兵殺了大半。郭威與史弘肇收兵回見。智遠差人打聽契丹消息。却說契丹主兵正行。報偉士軍馬盡被智遠部下殺了。契丹主大驚曰。智遠必乘勝而出。使吾無葬身之地矣。趙延壽告道。我主不必憂愁。可再差耿雍屯在柳河川。守把以防太原。兵出契丹主聽說。差耿雍屯在柳河川。守把去了。自領兵到具州圍了城池。守具州吳密引兵出城與楊光遠比手三合。吳密力怯。走回被楊光遠趕上。乘勢殺入城中。吳密自料難脫身。投井而亡。契丹主入城。住扎。次日人馬到濟陽下營。却說幼主即位以來。不理國政。與景延廣日在後苑飲酒取樂。一日正飲。聞報契丹主引兵入寇。破了具州。不日到長安了。幼主大驚。景延廣奏曰。我主無妨。只遣大將杜威步兵前去迎敵。杜威受命。

同副將李穀張英二員領十萬兵到濟陽安營李穀獻計令眾軍砍伐樹木置水中作橋以渡我引一枝兵馬
 出他營放火為號可成大功杜威不聽李穀欲領兵出營索戰趙延朗一馬當先與晉副將張英交鋒趙延壽
 舞刀相助李穀也舉槍來迎正戰之間忽一陣大風把晉軍旂號吹倒眾軍不能睜眼延壽乘風勢殺來李穀
 馬失前蹄被延朗捉了延壽一鞭打死張英杜威自縛納降收拾軍中去了契丹主饒了李穀不殺傳令大軍
 直殺到長安離三十里下營報幼主杜威降虜我師大敗全軍皆沒幼主嚇得魂不附體右丞相李崧奏曰契
 丹主所恨惟晉延廣把景延廣斬首級獻契丹主再求稱臣以保社稷幼主不從回宮自尋個去處放起一把
 火燒着翠樓幼主望火中一跳却得一人救起不知性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准王乘勢弄權朝政益壞契丹主大舉入寇晉主在苑中調鸞理
 亂不出執政桑維翰以知晉氏不血食矣

幼主稱臣降契丹

時救起幼主者乃侍御官彭義也幼主半晌方醒義泣奏曰不如從李崧之議即便遣使見契丹主乞降幼主
 差李崧齋表章到契丹主營中奏曰

孫男石重貴 渴望神威還盡天亡情願乞降 以全生靈今特奉表大皇帝行營 早整車駕孫男臣伏道以候
 早賜炳照

契丹主看畢大怒罵道晉主背盟負義吾必斬之方消此恨今將李崧監在營中退入帳後有述律太后見契
 丹主怒乃勸道今使將幼主弑之爾亦不能為中國之君也不若准其納降回兵歸國契丹主自思所言有理
 即放李崧叫晉主準備來降李崧回見幼主將契丹主言語奏知晉主只得含淚親迎接契丹主進城走馬登

殿幼主率羣臣拜伏階下契丹主叫左右將石重貴袍脫去口穿素服發去封禪寺聽候改過契丹主指着景
 延廣大怒罵道致兩國不和皆爾所為也令將檻車囚起延廣受辱不過夜間用劍插入咽喉而死且殺死桑
 維翰契丹主憐他是個忠臣令人葬之於城東却說晉幼主與太后被監寺內餓了數日太后使人問僧求食
 僧曰違兵四下看守要害你母子不敢獻食俄而使報契丹主降封晉主為負義侯同太后徙居黃龍府即日
 就行晉主在位五年自高祖至是凡二帝一十二歲而亡按史臣斷曰

晉主捨桑維翰之忠謀任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排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
 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至崇飭後庭賞賜伶優多寡無算委任馮玉倚勢弄權賂遺輻輳朝政日
 壞當旱蝗水潦國脉如線之時方且遣使括民之穀刻民之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且調鶯御苑排
 阻人言遂使哭聲震天橫屍蔽野其君束手就縛其臣計籌伏辜述其人謀豈不幸哉

麗泉讀此有詩嘆云

稱臣割地非天命

晉主當年孕禍胎

維翰避詞延廣阻

亡身國滅可哀哉

是時東方羣盜蜂起互相為亂契丹主乃召晉朝百官諭之曰不意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今天時炎熱不使用
 兵待歸別有良策守此地耳乃以蕭翰為節度使留守洛陽是日拔寨而歸晉之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
 府庫金寶以行遠近之人見者無不下淚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桑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以增賂耳此但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再具日之禍

漢主謀殺史弘肇

却說劉智遠封為北其之皇帝守河東都有諸將勸智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智遠不從及聞晉主北遷又稱說

欲出兵并州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集諸軍商議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平天下者非我
主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於是眾軍山呼不已智遠曰虜勢尚強吾之軍威未振當建功恢復王室迎立
新君汝士卒何知天命有在耶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智遠曰此天意也大王不乘此以取中原人心一移
則反受他人所制矣智遠從之是時契丹遣將劉願為保義節度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
侯章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黨若殺劉願舉首陝城以歸之為天下首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皆言此計甚
妙可速行之至是王晏趙暉侯章等持刀直入帥府共斬劉願舉頭降於智遠智遠乃即帝位於晉陽復遣大
梁諸鎮多降國號曰漢改元乾祐更名曰景封楊邠為同平章事封郭威為鄴都留守威辭行之時言於帝曰
親近忠直放遠奸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達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之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
事臣願盡心以報陛下漢主欲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人民困斃乃號令邊將謹守疆場嚴加巡警得無侵
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漢主即位方二年忽染暴病崩於正寢羣臣發喪舉哀遂迎立太子劉承祐
即皇帝位稱號隱帝承祐年方十八即位之後謚漢主為高帝尊母李氏為皇太后英高祖於晉陽却說隱帝
自即位以來日益驕縱政非己出是時樞密副使楊邠掌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與宿將王章掌財賦邠性
忠直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覬覦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王章招撫遺黎供饋不乏國家初
安弘肇嘗謂治天下須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子王章曰若無毛錐子財賦何從而出於此相始為仇儔是時
隱帝左右盡皆寵倖之人用事太后親戚執政邠等累裁抑之太后之弟李業求為宣徽使不得心甚怨望與
閔晉卿聶文進郭允明劉錫數人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各懷不忿之念恨着執政之人時隱帝除喪聽樂厚賜
伶人以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皆守邊苦戰受汗馬之勞猶未有以賜之汝有何功而得此乎即命奪之漢
隱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一日邠與弘肇議事於殿前曰陛下但聽聾勿語凡百事臣等自有公道處之必

合於理豈勞聖慮乎隱帝每聽之憂悶不已積恨在心於左右之人相供譖之云邠等執法自恣終當為亂
隱帝從之遂與李業聶文進匡贊郭允明謀誅邠等以此事入告太后太后曰此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共
議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恐其情怯誤人故也太后堅執不可隱帝怒曰國家之事非閭閻
所知遂拂衣而出復與數人商議定下計策先埋伏甲士數千於廣政殿正位邠等入朝眾兵一湧而出喊聲
鼎沸挺刃向前殺邠與弘肇及王章於東廡之下此時隱帝宣眾文武齊至殿下親諭之曰楊邠史弘肇等欲
為大逆朕故殺之與爾等各無干碍邠等尚有阿附親黨各出鎮外部宣造使收捕盡殺之以除後患眾臣皆
曰邠等謀為不軌陛下殺之正合其理臣等安敢復生異心隱帝即日遣供奉營主孟業齎詔至鎮宣令李洪
義殺弘肇餘黨軍軍指揮使王殷再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曾威謀殺郭威及監軍王浚李業奏曰郭威王浚
二人家屬皆在京師可使人執下監之二人若知先除內患矣隱帝大喜便差劉錫領兵抄殺郭威王浚家屬
劉錫為人極其慘毒領兵至彼合家老幼無一人得免者復遣李洪義抄殺王殷家屬李洪義但使人視守仍
與之飲食却說孟業行了數日已至澶州使人報知李洪義二人接見孟業悉以前事告之洪義驚曰主上無
德世殺大臣此取亂之道也若果如此則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即將孟業監下使人請郭威以詔示之威見
詔大驚遂召魏仁沛同來視詔郭威謂仁沛曰帝無道謀殺大臣復遣使齎詔前來欲殺我等此事若何仁沛
曰且自勿慮公乃國之大臣功業昭著加之掌握大兵據守重鎮一旦為羣小所窺禍出非意此豈辭說所能
辨解時勢如此豈可坐而待死乎郭威曰吾亦知此道理爭奈未有奇策猶豫不決仁沛曰如何難決今日進
則有生富而且貴退則有壘卵之危矣不如乘此機會眾人必然相助何難決之有郭威曰汝言有理深合吾
意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故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以取天下復受托
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獨生若等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獻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

明公是何言也今天子幼小此必左右奸臣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尚得安乎眾等願隨明公入朝自訴洗
蕩亂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奸計所害趙修己曰明公徒死無益今日之計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之也
古人云天與弗取反受其殃不可失此機會是日眾論紛紛咸意遂決乃留其養子郭榮鎮守鄴城遣郭崇威
領兵前去自領大軍兵將至封邱探馬報入洛陽隱帝大驚即聚眾臣商議遣慕容彥超領兵拒之時彥超方
食即捨匕箸入朝隱帝悉以軍事委之侯益曰郭威之兵其鋒甚銳誰與面敵其部下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
可輒出不若閉門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若待兵臨城下則吾等死無葬身矣
隱帝乃遣侯益與閻晉卿及吳虔崇慕容彥超率領禁軍直趨澶州不知若何可退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邠以虜寇兵強為賢於禮樂弘筆以長槍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
及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

郭威為眾加黃袍

却說郭威兵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引兵來助合於一處郭威心有退兵之意諸將皆曰國家大事在日
下一舉明公何退縮耶國家負公公不負國家所以萬人爭奪如執私仇侯益輩何能為乎於是眾皆踴躍前
進軍聲大振次日兵至梅坡扎了營寨隱帝聞郭威兵已至近心甚驚駭再遣表義劉重進帥禁軍與侯益等
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隱帝欲自出領軍太后止之忽人報郭威兵來搗戰帝命彥超出馬喚敵兵
打話威遣李榮出陣與彥超交鋒約戰十餘合彥超料敵李榮不住撥馬走回本陣李榮縱馬追襲被兩翼兵
射住榮遂退回當日彥超罷兵部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銳氣稱挫取軍侯益等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
超戰敗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隱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次早將還宮入至京化

門劉銖已在城上拽弓搭箭來射隱帝帝驚過急勒馬奔回西北比及到趙村之時後面追兵已至隱帝見勢
迫遂下馬步走為亂所絀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等亦皆自殺郭威自迎春門入歸至私室諸軍入城大掠一
番次日文武百官朝於太后具奏稱禪國事王殷請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早立明君以安天下太后下詔迎
立隱帝之弟河東節度使劉斌即皇帝位此時斌尚未至正值契丹入寇太后乃遣郭威督大軍擊之威至澶
州將發之際將士數千人忽次驚恐急令閉門將士踰垣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然將士已與劉斌為仇
不可立也言未盡只見一將官立一面黃旗被於郭威身上其披袍之間聲數十里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
盛請奉漢之宗廟事太后為皇太后乃下詔廢斌為湘陰公即命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威遂以
廢漢漢傳二帝歷年四歲卒亥漢遂亡史臣評曰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主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百出哉乃會
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
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吁哀哉

却說郭威乃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於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此人為
誰有識者告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曰汝乃皇帝左右之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等
之人柴氏堅不他適意歸於威威既即位自謂乃周統叔之後國號後周稱為太祖高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廣
順元年封柴氏為皇后周主無子乃立妻兄柴守禮之子柴榮為嗣封榮為晉王時劉崇稱帝于晉陽初崇聞

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斌崇大喜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復聞斌死遂自稱帝所有并汾析代嵐憲
降尉沁潞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琪趙華國平章事謂其臣曰朕承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
已而謝之願我是何天子爾曹是何節度耶國號北漢却說周主在鄴都之時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翰侍事

晉王榮榮鎮澶州以漢為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立王國之儲嗣萬民之所瞻仰昨聞主上得沾一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于外邦若一旦有變誰肯為之主耶榮聽言大驚遂欣然回關聞主疾篤乃詔晉王聽政周主戒曰昔吾西征之時見大唐十八陵無一陵不遭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後當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覽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願勿使勞役百姓既葬之後募近鄰之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官勿用宮人勿作石虎石羊石人石馬惟刻石置陵作誌周天子生平好約遺命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故違吾旨吾不福汝矣言訖大叫數聲氣絕而殞年五十三歲時廣順三年二月上旬也史臣斷曰

周祖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王器立詞翰法定稅租法度罷戶部營田除租牛課又如曲阜謁孔子祠復拜其墓况有王峻以贊軍事范質以定法度李穀以導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且然其既已文身而甘心從之而又偃然獨處天位則是黃屋中居一黠人耳何以令天下眾庶乎觀其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周祖之自處亦明矣

周主既殞殞於偏殿百官有司哀慟至甚平章事范質曰主上晏駕天下震動請早立嗣君以承國統乃請晉王榮即皇帝位稱號世宗皇帝改元顯德晉王本姓柴時年三十三歲封馮道為太師後四月癸酉周主於新鄭謚曰太祖皇帝尊皇后吳氏為太后入養老宮大赦天下却說北漢王劉崇聞周王已殞乃大喜曰郭威篡吾家天下每欲復仇未得其由今郭威已死吾無憂矣即遣使厚賂金帛請兵於契丹契丹主遂遣大將楊裏率領萬騎前來助戰北漢主自帥二萬人馬殺奔洛陽邊關累告急世宗聽知聚羣臣商議欲自將兵以禦之羣臣奏曰不可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感氣沮必不能來前陛下初登大寶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臨

只遣一大將禦之足矣安勞耶為以親討乎世宗曰不然崇乘我大喪輕朕少年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在馮道力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故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但如推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悅惟王薄勸車駕行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世宗以北漢未服則親冒矢石期於必克亦可謂英雄之主矣

周世宗禪位宋祖

當日世宗行兵之次但見旌旗蔽日劍戟凝霜人如猛虎馬蹙飛龍不日已至澤州安下營寨北漢之兵來至高平之南世宗命前鋒擊之北漢兵退十里周世宗疑其遁去催諸將並進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世宗志氣亦銳乃命向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順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兩陣對圓周將出馬北漢將楊義挺槍來迎兩下合戰未久忽見周之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走餘兵大潰約有一千餘人皆解聲呼萬歲降於北漢世宗見勢隊危急遂親冒矢石引兵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甲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安得不致死乎眾皆默然未答匡胤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吾觀賊氣驕暴如此力戰可破也公意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兩下夾攻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之從於是二人各帥精兵二千出戰匡胤此時身先士卒眾兵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義亦不敢援北漢主收兵北走僅得生入晉陽此時殺得北漢主屍橫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之類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獲全勝與士卒稍稍復還世宗欲肅將令即收愛能何徽及部下七千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倒者無他是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請功耳諸將默然不答周世宗大怒

喝令武士盡皆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有詩為証。

五代紛紛積弱餘 驕軍賣主主何如 高平自是樊何斬 從此軍容有丈夫

是時永德威稱匡胤智勇擢為殿前都虞侯。此時顯德六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騰湧。平地水深數尺。周祖太陵上松栢盡皆拔起。直從空中飛來。外城南門外倒車於南路。因此世宗受驚得病。至九月病漸危。乃召魏仁沛同平章事。加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一同聽政。復召諸臣至御榻前。托孤更囑。以後事世宗遂崩。年三十九歲。在位六年。初世宗雖在藩。王多務略。略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

按五代史。世宗以柴氏子入繼大統。蓋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焉。即位之初。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其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之不行。上陵下僭。首誅豨。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勢遂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振响夷夏。可謂雄傑近世以來未之有也。當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小哉。迨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使其天假之以年。其成就蓋未可量也。

當日眾臣請太子宗訓即皇帝位。稱號恭帝。宗訓年方七歲。范質魏仁沛效伊尹周公輔幼故事。封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匡胤涿郡人也。父名宏殷。為洛陽禁衛將。校娶杜氏。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中營異香。經日不散。時人謂之香孩兒。匡胤少從辛文講學。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樹立大功。世宗一日於篋中得書一本。中云。點檢作天子。世宗大驚。時張永德為點檢。遂遷之。而易以匡胤。是時人報河東劉鈞結連遼兵入寇。恭帝遂命匡胤領兵。此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軍校苗訓在營中望見東北。上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駭然大驚。且指曰。此天命也。正直黃昏時候。兵至陳橋驛軍

士相聚。皆曰。主上幼弱。我等奮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此為上策。眾皆然之。即日厲聲一呼。皆袒臂相從。環列待旦。而匡胤醉臥寔不知也。比及天色微明。軍士皆環甲執兵。直叩寢門。匡胤覺寤。慌問其故。諸將答曰。某等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諸將與相扶出。披以黃袍。山呼齊拜。旋之上馬。擁還治來。匡胤此時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謂我為天子。若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為也。眾皆下馬跪曰。願受令。匡胤曰。少帝及太后。我曾止面事之。不得驚犯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命府庫不得撈掠。用命則重賞。不然則族誅矣。眾皆喏喏連聲。於是整軍自仁和門而入。秋毫無犯。時周侍衛指揮使韓通謀帥眾禦之。被軍校王彥昇所殺。并戮其妻子。當是時。童退居公署。宰相范質王溥詣崇元殿集文武官僚。至日暮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所撰禪詔出袖中。遂用之。祝曰。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未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浴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資。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訟獄。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左右按後周之國。凡三君兩姓。歷九年。而宋興焉。

讀詔已畢。宣徽使引匡胤就廷。北面。聽受宰相。授崇元殿服。衣冕。即皇帝位。稱號太祖。皇帝。羣臣朝賀。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以所領鎮為宋州。歸德軍國號曰宋。奉周恭帝為鄭王。封弟光義為殿前都虞侯。封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尊母杜氏為皇太后。當日太祖設太平筵宴。大會羣臣。是日文官武將濟濟彬彬。布滿于朝。上有堯舜之風。下有鼓腹之樂。華山處士陳搏聞宋代周。忻然喜曰。天下自此定矣。餘見宋傳。此編不多錄也。

會圖五代後晉 卷之六 三

五代干戈未息肩

亂臣賊子混中原

黎民苦怨天心怒

胡虜交馳世道遷

點檢數歸真命主

陳橋兵變太平年

黃袍丹詔須臾至

二百鴻圖豈偶然

後賢有詩云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不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山川

麗泉有詩云

晉主無知社稷休

臨危俯仰作降囚

一朝帝業歸于宋

忍恥含羞入鄭州

卓吾子評

五代日事干戈胡虜交馳亂賊橫行中原殆無寧宇幸宋太祖一統中華其亦世道之幸歟

